

那天，看見她

弗雷特

那天，看見她，第一次，多熟悉的眼采，她是誰？是誰她遇見了也就够欣慰了，不相信我還能忘了她。

那天，看見她，手捧着書，騎在車上，髮帶在後面飄着，大概是上課去罷，我想，

那天，看見她，在「聖林」門前，是食品部隔着走道，看去可能是稱着「貴妃糖」，她家不知有多遠，咦，這回是進「一福堂」巧克力三塊我看得清清楚楚，人是苗條美的，這許多聚在一起，突然領悟到，遠遠欣賞亦是一種享受。

那天，看見她，微微一笑，喔！趕緊買最名貴的信紙，加上新發行的五彩郵票。

那天，看見她，怎麼？愈來愈標緻了，有這種事，一口氣投入郵筒起碼五封，難道她。冒着汗珠急忙跑回去，打開我到信箱了，是空的。

那天，再看見她，恍惚已是另一世紀。可能她沒有五彩郵票，怎能怪她，既然我有，何

妨多寄些給她品賞，是嗎？

那天，看見她，張三李四圍着她正說得起勁，怎可如此不够風度，虧他們還是我的同學。

那天，看見她，閃進一把有人的傘下，那人也真是，連傘都拿不穩，還靠那麼近，要我也絕不會讓那些雨絲飄着她，聽，她笑得多清脆，動人。當然她是爲着我的，否則不會那麼開心，只不過沒轉過頭來面對着我罷了。不過，我已很愉快了。

那天，看見她，在「××戲院」門前，跟那拿傘的傢伙一起，我看她就有「不如歸」去的意思，要不是她看到了我，才不會陪他進場哩！

那天，看見她，放學時，鼓起勇氣，問她接到我的信沒有。「原來是你寫的」，一臉驚訝表情，迷人透頂，隔天，她寄了一個包裹給我，沒打開前，我已欣喜欲狂。

那天，看見她，我心碎了，可不是，十九封五彩郵票全寄還給我，封封不動，當然，她那兒不是信的保管處，不寄還我，又該給誰呢？可不是，我欣賞的女孩也很聰明，懂得「物歸原主」的道理，這點還不够我回憶……！

，他的親戚一把拉我至旁邊，以祈求的眼色說道：

「醫生，我是他的兒子，今早聽到須開刀，跑回至故鄉問上一輩的，他們說一定要留着那兩個，以免至閻羅王報到時被該王不知其爲男抑女？醫生，拜託你，求求你，留下那二個吧！否則他老人家會因爲沒那二個瞞頭而死。」

我只好把原意轉給主任，主任認爲這不合乎科學邏輯的奇邪想法，（太空時代，焉有此理？）他認爲一個好的醫師須從事科學的做法才對。

就這樣雙方互堅持了十多天，我憑了三寸不爛之舌，九牛二虎之力最後居然我說服了，我告訴他在開刀時一定不使他覺得痛，而且商得主任的同意，答應手術後那二個一定還給他，給他帶回家去，以備後來檢查時物證之用。

在開刀房，×醫師和我輕易把 Scrotum 整個取走並且 Amputation of Penis 至底部，把尿道種在 Perineum 上。×醫師見狀謂：

「上地（帝）創造女人！」

手術後第二天，當我爲他換藥布時，他的姊夫來看他。

「嗚嗚，……」他抽噎地嗚咽着

「吃到這麼老才得了……嗚……」

我看見他倆抱住時，乘其不注意溜之大吉，好讓他兩痛哭一番。

隔了一星期的第一天，他告訴我他要趕回家鄉去度舊曆七月十五日中元節，並要求我到他家鄉一遊。

第二天，我知道他走了，但不知是否那二個也帶走了？因爲×醫師答應待兩個防腐手續作好了後一定會還給他的。

(六) 是的，小姐！

來了一個三十三歲的女人，她自稱右腳大腿下非常痛，常常痛至臀部，腳伸不直，最近連左腳也在痛，便懷疑是否有 Malignancy 或 Abscess 在臀部壓迫坐骨神經而引起之 Sciatica。可是 X-ray 正常 Puncture 無膿，W. B. C. 之 Classification，發現 Segmented，佔90%，心裡雖想可能 Inflammation 或生 Abscess，却找不出證據來，看到白血球有五萬多，卻無白血病症狀，搞得腦袋迷迷糊糊的，心想須再來一次詳細檢查，帶了血壓計，聽筒，檢查血液儀器及試液去。懷疑此患者是否附加 Psychoneurosis？是否她的感情被抑制？尤其一個中年婦人易受其先生冷淡而引起此症一精神科學不是這樣寫嗎？於是我清了喉頭，盡可能使聲音說得清楚一些；

「啊！×太太，你的丈夫對妳是否滿意！比方說出去外面遊玩啊！或者打妳啦，罵妳了！」

「哦！這怎麼說呢？」她望了旁邊看護她的老太太。她的聲音有點抖着。

「喔嗎上，他說我是太太呢。他不知我是還未結婚呢」

「啊！是的，小姐，我的意思是說小姐妳……」我訥訥地說不出來，我知道我的心臟碰然跳動着。